# 换换角度

甘建华

落叶缤纷、黄叶飘零，是深秋的凄美风景。

落叶成堆、枯叶狼藉，说的则是满地垃圾。

城市的落叶，以往基本属于被扫之物，给环卫工人增添着循环往复的辛劳。但是，近年来有眼光独到之士提出，落叶不必一概而扫之，在有些地方它可以是一道赏心悦目的自然景观。于是乎，人与落叶的距离忽然拉近，一些公园和马路，顺应人意地将满地秋色保留上一段时间，有情趣的人们过来品赏、流连，媒体也来关注。

看待同一事物，人们往往会有不同的角度，从而导致了态度与处置方式的迥异。

在我们的生活中，“落叶”式的现象并不少见，譬如路边设摊，我们诟病它取缔它，但很多人内心里却暗暗牵记着它。鄙人过去因工作关系，每周要到一家排版印刷公司去伏案劳作一天。午休时间，喜欢沿着门前的弄堂，穿过两条小马路，来到一个隐身在旧区的弄堂“集市”，东走走，西逛逛。地摊上碧绿生青的菜蔬瓜果，塑料大盆里各种活泼泼的鱼儿，煎饼大锅飘出的缕缕香味，馄饨摊旁聊天说地的饮食男女……弥散着浓浓的生活气息，使人沉浸在那种渐行渐远了的市井风情里。

有意思的是，有位退休的朋友，过去是基层领导，整治环境、取缔马路市场兢兢业业，可前不久他悄悄告诉我，某条整治过的小马路，最近摊头、排档又闹猛起来啦，嘿，天南海北好吃的东西什么都有，两天不去脚头就痒！看他眉飞色舞，我真想有空时也去溜溜。

静下来想想，我们的生活每天都在变化着，有些东西消亡了，有些东西新生了，这都是时代的变迁、人们生活习惯和观念的改变，所带来的和谐自然的现象，体现着时光的魅力和社会的活力，让生活变化与幸福指数如影相随。然而，有的时候，我们会从某种良好的愿望出发，来简单地看待和判断事物，继而一厢情愿地去“强扭”“干预”生活，性急地试图把长远目标前移到今天来实现。这样做，人们不容易接受，效果自然得打个“？”。

我们常常说“人性化”，那么，在审视城市运作状态，寻求提升生活品质的时候，不是更需要一双人性化的眼睛吗？再拿马路市场来说吧，光从影响交通，弄脏环境来看，确实应该取缔；但从摊贩生计，居民需求方面考虑，它似乎又有存在的理由。在这方面，上海西部的北新泾街道，几年前采取疏堵结合的办法，为马路摊贩解决了设摊的固定场所，使乱设摊矛盾得到了较为妥当的化解。近日，笔者特意去逛了一回，发现秩序井然，摊位经营的品种繁多。上午的阳光下，淘货、购物的居民进进出出，还有些老人在悠然地闲逛，仿佛在寻找生命中那些远逝了的时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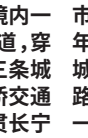
由此看来，从人性化角度看问题、处理问题，并非无所作为，而是从根本上看问题想问题，更加积极地寻求圆满解决问题的方法。解决问题讲究标本兼治。凡涉及到人的问题中，人的素质和境界是问题之本。而人的素质的提升，自守与创新能力的增强，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，不可能一蹴而就，更不能够试图跨越它。人们被要求做到的东西，首先应该是他愿意接受的，是与人的精神境界相适应，与人们需求的升华相结合的。因此，好的要求，不是强制的，而是化有形于无形，如春雨润物无声，渗透在教化与积极的引导之中的。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待问题，我们就能更加理性地对待问题，更加明白智慧与力量应该用在何处，更加自觉地掌握好工作的阶段性与节奏。如此，做工作就能赢得群众的拥戴与响应，就能如鱼得水，事半而功倍。

# “分界线”悲喜录

姚志康

天山路是长宁境内一条东西走向的骨干道，穿越内环、中环、外环三条城市快速路，直抵虹桥交通枢纽。由于路径横贯长宁腹部，被专家称为长宁的“中轴线”。沿线原先那些冒着黑烟、黄烟的工厂被鳞次栉比的新建住宅取代，成为长宁的人口导入区域。然而，40年前的天山路却是一条城乡交界的“分界线”。从古北路以西的天山路，路南是上海县，路北是长宁区。一路之隔，犹如棋盘上的楚河汉界，泾渭分明，路南的居民自嘲“阿拉住勒乡下头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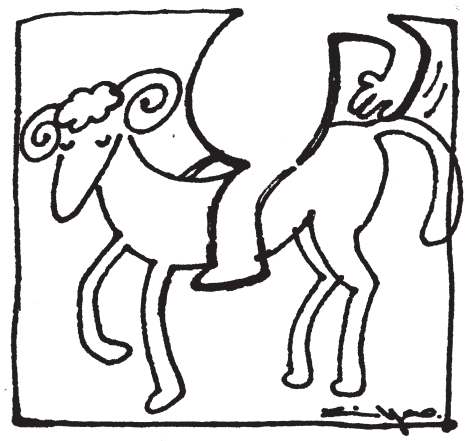
笔者当年就读的天山二中就在“分界线”路南，是长宁区向上海县借地建造的学校。也就是说，我上学在郊区，放学回市区。提起这桩“分界线”，我的同桌而今退休回沪的顾女士，至今还感叹不已。上世纪60年代，顾家居住“分界线”南的天山五村，是上海县的城镇户籍。为了圆一个“市区梦”，他父母想方设法要将户籍迁往长宁区，唯一途径是牺牲住房面积，以大换小。最终她家将住房调到一路之隔（古北路东）的天山二村，原来的两室户变成煤卫共用的一室半。顾家对这一换房变户籍的举措庆幸不已，因为市区户籍会给子女升学、就业带来种种优惠。当时，郊区城镇户籍的初中毕业生考中等技术学校的选择范围很小，仅限于师范、护士类学校，那些机电、化工、仪表等热门专业的学校只收市区户籍的考生，直接导致城镇户籍的学生就业面狭窄。即便考不取中等技校，作为社会青年分配工作，市区工厂也不收郊区青年，郊区青年只能在本县城镇范围就业。无形之中，路南城镇户籍的同学矮人一头。



谁知老天爷给市区户籍的学生开了一个“历史玩笑”，1968届中学生毕业分配取消66届、67届的既定方案——“四个面向”，而是“一片红”（全部上山下乡），而且还是外省插队落户。而路南的城镇户籍毕业生则不必到外省务农，可安置在上海县内的农村。那些原本为郊区城镇户籍而感到失落的路南同学欢欣雀跃。刚刚进入市区户籍的小顾和我一样赶上“一片红”，失去了本可在上海郊县插队的机遇。懊悔中的小顾后来去了贵州一个偏远村寨插队。小顾姆妈那段日子成了祥林嫂，逢人就说“早晓得喋咯政策嘛，杀我头也不调房子了，害得伲爱娣跑噶远！”

顾家当年“市区梦”演变成伤心事已成为历史笑谈。随着上海城市化进程步伐的不断加快，上世纪80年代初，天山路西端北新泾镇整建制划入长宁区。天山路以南原属上海县管辖的天山五村、天原二村、古宋新村、北新泾老街等居民区从“乡下头”进入“新市区”。随着1992年5月上海市行政区划调整，原上海县撤县建区，改为闵行区。上海县所辖新泾乡（现新泾镇）又整建制划入长宁区，天山路沿线再也没有“城镇户籍”一说了，连土生土长的西郊农民也丢下锄头握榔头，农民变居民。长宁区的版图从25平方公里一下子扩张为39平方公里。天山路由此彻底结束城乡“分界线”的历史，成为长宁腹地中的一条“中轴线”。

小顾一别家乡三十载，叶落归根，故土难舍。退休后返回原籍定居时，她还是选择天山路南的住宅。她依恋这方曾留下她少年足迹的故土，更多的因素是她看中了天山路两侧的宜居环境。她和老伴的家门口是轨交10号线的上海动物园站，儿子成婚后购买的新居家门口是轨交2号线北新泾站。



智慧快餐

郑辛遥

好马有人骑，好人常受气。

# 迷离

魏鸣放

火车，慢慢，终于到站。

高原阳光，一片炫白，让人睁不开眼睛。

长长的路上，以为，也许永远不会到站。一时，迷离了。一个人坐着，手提行李，不动。有人，在下车，一个个下车。车站的广播喇叭，温水一般包围过来。闭眼。朦胧了，五十年前一幕：那年头，有过，一位小女孩，红衣飘飘，出入在我们老屋灰色的弄堂。好像很近，好像又很远。

那时，我们都小，还在小学低年级。

# 漫步『世界桥城』

米舒

广东番禺河道纵横，造了240多座桥，成为“中国桥乡”；苏州则以小桥流水闻名于世，有大小桥梁310余座；扬州间隔5里，就有一座小桥，式样也多姿多彩；重庆则为“桥都”。但我这次去德国汉堡，逛了一天“世界桥城”，才真正见识了“桥城”的宏伟与壮观。

汉堡位列德国三大城市之一，在1986年与上海结为国际友好城市。这个城市地理位置与上海很相仿。汉堡又称为“水城”与“桥城”，和上海一样，也是一个重要港口。汉堡有2300多座桥，“世界桥城”名不虚传。

司机萨博开着车，在细雨迷蒙中穿梭，易北河与阿尔斯特河、比勒河以及无数条小运河将汉堡市容分隔成许多块土地，而密密麻麻的河道与两个人工湖，又让人出行不便，于是汉堡人建起了一座又一座桥梁，那些桥梁像丝带一样把整个城市串联了起来。

我们下车后，在细雨迷蒙中漫步，见识一座又一座汉堡之桥。依我看，汉堡的桥大小不一，造型则大同小异，有古朴的木桥、厚重的石桥、玲珑的栈桥，还有威风凛凛的铁桥、造型独特的双层桥……

科尔布兰德桥是现代化的斜拉桥，它与旧金山的金门大桥很相似；托斯特桥则像个上了年纪的老人，它是木制的，建于1266年，后在大火中受损，重建后仍保持了沧桑的痕迹。最让人陶醉的是肯尼迪桥与伦巴蒂桥，皆气势恢弘而造型优美。

我们走过城市之桥，来到了港口。汉堡港是世界大港，也是德国北部最重要的交通枢纽。它位于易北河、阿尔斯特河与比勒河的交汇处。

在港口的渔人码头漫步，我见到大大小小的船舶都停留在那里，听当地人说，汉堡是通向世界的大门，每天都有不少远洋轮在汉堡港口进进出出。我访问了一条船舶的大副，他向我介绍说，汉堡曾归属于丹麦，也曾被法国占领过，1815年加入德意志联邦。汉堡在“二战”中遭重毁，古老的建筑几乎荡然无存，现在我们看到的建筑物大都是“二战”后重建的。

汉堡的10月，或雨或晴，气温在25摄氏度左右，很适宜旅游。我们先参观了汉堡市政厅。这座巴洛克式的市政厅位于老城区，它是汉堡市内为数不多而保存完整的历史建筑。我们还在商业区观看了红砖船形的智利屋，它有10层楼，红砖结构，这幢造型别致的智利屋是著名建筑师弗里茨·霍格的杰作，它用500万块奥尔登堡砖堆砌而成，大厦外观整体是红褐色，如一艘大船，而参差交错的阳台，则如船上的甲板，那曲线形的墙，恰与船首的形状相联结，我们在下面朝上望去，就像看见一艘船的船头，这与“桥城”汉堡的名字也相吻合。

# 今宵灯谜

苏纳戈

不说脏话（游泳运动员）

昨日谜面：智者能著书立说（四字财会名词）

谜底：机会成本（注：机，机智）

# 不妨设立科技电视频道

彭小华

如今上海的电视频道数量并不少：新闻综合、星尚、五星体育、娱乐、艺术人文、少儿哈哈……可谓分工明确。但令人有点遗憾的是，虽说各类电视节目丰富多采，虽说在一些频道中也不乏有科技报道、科技亮点节目闪现，可仍然有点“小打小闹”的感觉，与上海立足于科技兴市、科技强市的战略很不相称。

目前，上海正按照中央要求，朝着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。实现这个宏伟的目标，我以为，不仅需要上海科研单位、高校、企业等相关单位的齐心协力，同样也离不开传统电视媒体的推波助澜，强势跟进。在这方面，上海的主流报纸广播等已领先一步，作出榜样，电视媒体没理由继续缺席。

其实，设立科技电视频道，也是电视媒体施展拳脚，大有可为的好时机：比如在这个新颖独特的频道里，我们可以介绍和展示本市方方面面的最新科研成果，可以展示科技领军人物真我的风采，可以举办各类民间小发明小创造竞赛，也可以举办科技动漫片的宣传推广，也可以普及民间科技常识……形式可以多种多样，就看是否有这个决心去搞了。

盼望科技电视频道早日问世，满足上海科技迷的期盼，民众提高科学知识的需要，成为上海科技强市、再创辉煌的强力助推器。

灯花

# “有问必答灯谜”谈

刘茂业

5月22日本报《今宵灯谜》曾刊出一谜：“谁人堪称‘超级丹’”，打汉乐府名曲一。熟悉体育运动者知道，“超级丹”系男子羽毛球运动员林丹的外号，所以谜底揭晓作《羽林郎》，别解为“羽坛林丹男儿郎”。这种谜面是一个问句形式，猜谜者按谜题试答，最终融答案于谜底中的灯谜，叫做“有问必答灯谜”。因是以谜面设问，谜底作答，这类灯谜可将问题的答案视为解谜的“钥匙”，一旦找到此“突破口”，猜射时反而让人觉得有迹可寻了。

记得早在上世纪80年代时，就有几桩“有问必答灯谜”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比如“林冲发配谁卫从”，打电影表演艺术家“顾也鲁”，此谜假借《水浒传》故事，豹子头林冲误入白虎堂遭捕，被发配至沧州，一路上多亏好兄弟鲁达跟随护卫，谜底解释成“照顾他的是鲁达”；“也”作虚词；“问君能有几多愁”打成语一，谜面出自南唐后主李煜《虞美人》中的名句，对此也应以词中下句“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”之意答复，所以谜底是“对答如流”，谜面谜底分别出现一“问”一“答”，别具一格；“念书该抱啥态度”，打学科“应用力学”，谜底须顿读作“应/用力/学”（应该用力气去学习），本谜同上述两谜相比，又加上了“应”这个表示肯定的词语，使回答语气更坚定。

就像有人总结的那样，这种灯谜的出题和猜解，好比渔樵两人相对而坐，此问彼答，机锋所及，谜底迎刃而解，别具谜趣。我曾效颦过一条：“文责谁来负”，打职业称谓“自由撰稿人”，谜底意谓“自然由撰写稿件的人（负责）”，差强人意。“问答式灯谜”至今依然盛行，前不久沪上谜人雅集，就有谜友以“淮海先生何许人”，打三字称谓“小妹夫”。“淮海先生”即宋朝秦少游，民间传说其为苏轼之妹苏小妹的夫君。此谜扣合干净利落，确属巧构。

谜话

制作此类灯谜，我以为有一条原则必须掌握，即提问的答案必须是明确和唯一的。回到本文开头的谜例，其用“超级丹”设问，答案不但众所周知，也是独一无二，没有疑义的，不然的话，猜谜者将会无所适从。

# 聆赏《玫瑰之愿》

郑菁深

“遥远的牧女的羊铃，摇落了秋的树叶，秋天的梦是轻的，那是窈窕的牧女之恋。于是我的梦是静静地来了，但却载着沉重的昔日……”歌声悠扬飘逸，融含着浅浅的忧郁、浓浓的牵思。这是陈小群演唱戴望舒作词、陈田鹤谱曲的《秋天的梦》。戴望舒是我国现代著名诗人，他的《雨巷》《断指》等诗脍炙人口；陈田鹤则是我国现代作曲家，师从音乐界一代宗师黄自。这首歌词曲均优美动人，意蕴恬淡而深情，陈小群含蓄隽永、真切抒情的嗓音、娴熟的技巧、气息的掌控和演绎很好地表达了歌曲的情愫与意绪，颇有“余音袅袅，不绝如缕”而“感心动耳”。

陈小群演唱的这首歌出自于她新近出版的《中国艺术歌曲精选》——《玫瑰之愿》。这张专辑（唱片）录有《玫瑰之愿》等共24首歌曲，词作者包括唐、南唐、宋、清的李白、王维、李煜、晏殊以及曹雪芹等诗词名家，和现代的胡适、郭沫若、戴望舒、陈梦家等诗人；作曲家有冼星海、黄自、刘雪庵、赵元任、李惟宁、马思聪、桑桐等，可谓群星璀璨。这24首歌曲，各有特色和风调，有的情韵深幽、意蕴高致，如李惟宁、徐志摩的《偶然》，赵元任、胡适的《也是微云》；有的古雅婉约、意韵绵长，如桑桐、李煜的《林花谢了春红》，陈田鹤、黄庭坚的《春归何处》等。倘焚一支馨香，沏一杯清茶，聆赏这一丛美曲，委实乃闲雅之艺术享受。

陈小群，抒情花腔女高音歌唱家，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教授，曾在国外留学期间几次获奖，学成归国后，举办过多次独唱音乐会。这张《玫瑰之愿》唱片是她第三张演唱专辑。这次选择以美声唱法演唱中国古今诗词艺术歌曲，她有自己的考量。她认为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艺术，提倡欣赏高雅艺术，是可以提升人们的水平与修养的，而欣赏经典音乐、歌曲不仅仅是欧美的交响曲、歌剧、艺术歌曲，也应该有我们自己的、民族的经典音乐和歌曲。

七夕会 影音方圆